

影响纳—卡问题解决的因素分析

滕仁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纳—卡问题自 1994 年阿亚双方签订停火协议至今, 始终未能得到妥善解决, 和平谈判进程一波三折, 地区局势复杂而敏感。近年来在各方积极努力下, 纳—卡问题的和平解决重现曙光, 但是由于该问题复杂的历史成因、尖锐的民族矛盾, 特别是内部和外部分别有诸多限制因素, 导致纳卡问题前景仍不明朗。本文在对纳—卡问题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 着重分析了影响该问题和平解决的内外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关键词: 纳戈尔诺; 卡拉巴赫; 地区冲突; 和平解决

中图分类号: D815.9

文献标识码: A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以下简称“纳—卡问题”)由来已久, 早在 1918 年纳卡地区归属问题就引发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族人民的尖锐冲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 受到苏共民主化改革的影响, 加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经济状况不佳、当地亚美尼亚族人认为存在民族歧视等情况, 纳—卡问题再次升温。苏联解体之后,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宣布独立, 但未获国际认可。1992 年,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因纳—卡问题爆发武装冲突, 直至 1994 年 5 月, 在俄罗斯的调停下, 两国签署停火协议, 纳卡地区局势得到暂时控制。

1 纳—卡问题的现状

自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双方实现全面停火之后, 纳—卡问题进入了漫长而艰苦的谈判阶段, 以期能够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问题。

1996 年 12 月, 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的欧洲安全组织首脑会议确定了解决纳—卡地区冲突的基本方式, 提出了作为解决冲突的整体部分的三项原则, 即亚美尼亚共和国和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领土完整; 在基于自决的一项协定中界定纳—卡在阿塞拜疆境内高度自治的地位; 保证纳—卡及其全体人民的安全, 包括所有当事各方互相承诺确保遵守解决冲突的各项条款的义务。

遗憾的是, 这三项原则未能得到亚美尼亚的支持。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为解决亚阿之间的纳—卡问题再次提出了三个提案, 分别是: 1997 年 6 月提出的, 内载一揽子解决冲突的办法; 1997 年 10 月提出的, 关于分阶段解决办法; 1998 年 11 月提出的, 关于“共同国家”的提案。此三项提案依旧未能得到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双方的共识。1999 年 4 月, 经美国政府倡议, 亚美尼亚总统和阿塞拜疆总统在华盛顿进行直接会晤, 通过直接对话寻求双方可以接受的妥协办法, 以便迅速和平解决冲突问题, 并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和平。但由于当事各方在实质性问题各不相让, 导致在 2008 年之前, 谈判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纳—卡问题依然未能得到解决。

2008年11月2日，在俄罗斯联邦首都莫斯科的迈恩多尔夫城堡，阿塞拜疆共和国、亚美尼亚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三国总统举行了会晤，就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三主席——俄罗斯、美国和法国的调解下，继续通过双方的直接对话，政治解决纳—卡问题的现状和前景，进入了建设性的讨论阶段，并联合签署了一份书面声明。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是亚美尼亚总统和阿塞拜疆总统就纳—卡问题签署的第一份文件。该文件的签署，为政治解决纳—卡问题，改善南高加索地区局势，确保该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恢复地区内关系正常化带来了新的希望。

然而，在这样一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声明签署之后，纳—卡地区的局势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出现缓和。相反，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争执不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除了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唇枪舌战，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在冲突地区的摩擦不断，双方都未能恪守停火协定，给纳—卡问题的和平解决进程再一次蒙上阴影。欧洲委员会会议2006年2月6日发表的关于迁徙、难民和人口的报告中，深表遗憾的指出，“在停火线沿线和边界经常发生事件，对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很不利”。

2007年8月间，阿塞拜疆部队在戈兰博伊和阿格达姆等七个地区的阵地被炮轰165次。据法新社2007年12月5日发表报道说，在纳—卡地区附近的战斗中，三名亚美尼亚士兵和两名阿塞拜疆士兵被打死，这篇报道的最后说，“亚美尼亚部队和阿塞拜疆部队在纳—卡及其周边地区沿停火线部署，经常短兵相接，相互射击是常事”。2008年3月4日，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军方在纳—卡地区再次发生武装交火事件，枪战持续了整整一天，互有伤亡。

2 影响纳—卡问题解决的内部因素

旷日持久的纳—卡问题迟迟无法得到圆满解决，不仅严重影响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的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两国关系也因此难以实现关系正常化，妨碍了该地区的稳定和经济合作。纵观纳—卡问题的发生背景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妨碍该问题和平解决的内部因素主要有两个。

2.1 纳—卡地区的法律地位认定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法律地位的认定是目前双方争议最大、最实质性、也是最基础性的矛盾，如果双方在此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那么通过谈判手段和平解决纳—卡问题就将成为空谈。

就纳—卡地区法律地位，亚美尼亚和纳—卡当局的观点是：其一，1991年12月10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遵照苏联当时实行的所有法律和国际法规范，包括苏联关于决定有关某一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问题的程序的法律，在有国际观察员和媒体代表监督下举行的公民投票，确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独立，在132328名登记选民中有108615人（82.2%）投票，其中108615（99.89%）投票赞成，17.8%的登记选民没有参加投票。其二：1991年8月30日，阿塞拜疆宣布恢复1918至1920年的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国家独立，然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并不是1918至1920年的独立的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一部分。阿塞拜疆还宣布建立苏维埃政权是非法的，拒绝1920—1991年期间的苏联法律和政治遗产，此举本身等于承认将纳—卡地区控制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长达70年之久的做法是非法的。

阿塞拜疆的观点针锋相对，其观点为：

第一，世界上根本没有“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这个国家存在，阿塞拜疆共和国有一个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区域，该区域由于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军事侵略，目前被亚美尼亚共和国占领。

第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宣布成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是以苏联1990年4月3日通过的关于“解决有关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问题的程序”法为由的。该法旨在通过

制定加盟共和国在脱离苏联时要遵守的特别程序，在苏联的框架内调整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按照这项法律，拥有自治实体的加盟共和国必须在每个实体内单独进行全民投票，以便这些实体独立决定是留在苏联还是留在脱离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内，并提出自己国家的法律地位问题。这项法律还规定，加盟共和国领土中如果有占人口多数的民族集中居住的地区，则必须在决定全民投票的结果时，另外考虑这些地区的投票结果。只有在完成复杂和多阶段的程序，并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最后通过相关决定后，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才被视为有效。但事实上这项法律从未适用过，该法很快被苏联发生的重大事件取代，不仅在苏联不再具有国际法人地位前就丧失了它的迫切性，而且也丧失了法律效力。

第三，阿塞拜疆宣布继承阿塞拜疆 1918 年—1920 年状态，并不意味着继承了它的边界。声称继承以前的法人资格是一回事（因为这更具有政治意义而非法律意义），说这样就意味着继承领土边界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与 1991 年 12 月 21 日《阿拉木图会议宣言》其他缔约国一样，亚美尼亚共和国和阿塞拜疆共和国几乎从建国伊始就承诺“彼此承认和尊重领土完整及现有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同时依照 1993 年《独立国家联合体宪章》第 3 条原则，独联体所有新独立的共和国均采取坚定的立场，维持其在苏联解体后原有行政（国内）边界为国家间边界。国际边界不容侵犯，如果亚美尼亚独立后想对阿塞拜疆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主权提出质疑，本应以和平手段为之，而不应诉诸武力。

2.2 阿亚双方对纳—卡问题解决的消极影响

自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签订停火协议以来，除上文中提到的在停火线及沿线时有发生武力冲突之外，被占领地区的阿塞拜疆族居民被驱逐、亚美尼亚定居者迁入、当地自然资源以及文化遗产遭到侵占和破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也成为影响纳—卡地区脆弱局势的不稳定因素。

此外，纳—卡地区冲突当事各方政府、首脑及代表人的某些行为和言论也有违于当前进行的和平谈判进程。例如：

2000 年 9 月 2 日至 3 日，亚美尼亚时任总理安德拉尼克·马尔加良对纳—卡进行公务访问期间，与当地“政权”代表签署了包括把居民迁置到阿塞拜疆被占领土的规定。

2003 年 12 月 18 日，马尔加良重申“亚美尼亚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处于同一经济空间”，它们的“主要任务是使人口迁居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并通过建立有利于经济主体的制度，扩大他们的投资空间”。

2006 年 12 月 12 日，纳—卡地区的非法政权举行所谓“立宪公民投票”，这种基于“既成事实”做法的行为引起阿塞拜疆方面强烈抗议，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抵制和谴责。此外，阿塞拜疆方面还多次表示不放弃武力自卫的权利。

2009 年 11 月 22 日，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总统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会晤，会晤前阿总统阿利耶夫强硬表态，称这次会晤应该是决定性的，否则阿塞拜疆将可能动用武力夺回领土。诸如以上有关当事各方有违和平谈判进程的例子不胜枚举。

应当指出，武力冲突是无法解决纳—卡问题的，任何漫不经心的言论或任何不负责任的步骤都可能触发无法预见的后果。冲突当事各方应继续致力于在已经讨论和制定的基本原则基础上，设立政治解决纳—卡问题的框架，并积极实施在双方之间建立信任的措施，完善基本原则，解决双方之间遗留的最后分歧，进一步推动业已形成的积极势头。

3 影响纳—卡问题解决的外部因素

纳—卡问题历史成因复杂、发展过程曲折、民族冲突激烈，特别是地处南高加索地区，使该问题牵涉了更多国家的利益。此外，纳—卡冲突不仅是国家间角力，在深层次上还被引

申为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可以预见，各种国际势力必将以解决纳—卡问题为名加大在南高加索地区地缘竞争的力度，纳—卡问题的走向必将受到各方势力的左右。

3.1 俄美两国对纳—卡问题解决的影响

分析纳—卡以及南高加索当前形势可以看出，俄罗斯在这一地区依然是最有影响力的国家。（Алла Язькова 2007）对于纳—卡问题，俄罗斯目前是唯一具有强制实行其倡议的停火能力的国家，在调节纳—卡地区冲突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

作为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区最忠实的盟友，生活在地域狭小、资源贫乏的内陆国家里的亚美尼亚人，目前在原材料、能源、食品供应等方面都依赖于俄罗斯。为了得到俄罗斯长期坚定的支持，亚美尼亚签署了独联体所有的经济和军事协议，允许俄罗斯在其领土上驻军，甚至放弃了对前苏联财产权利的全部要求。在遭到经济封锁的时期里，亚美尼亚正是从俄罗斯得到了几十亿卢布的贷款而免于全面的经济崩溃。（塞缪尔·亨廷顿 2002：319）应当说，在局势复杂而敏感的南高加索地区，对亚美尼亚的支持，不仅加强了俄罗斯在高加索关系最密切的盟友的力量，而且削弱了它在该地区的主要穆斯林对手。

俄罗斯同阿塞拜疆的关系在苏联解体初期并不友好，阿塞拜疆的穆斯林背景也加重了俄阿两国的对立情绪。但是，因为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十分关键的地理位置，阿塞拜疆始终是俄罗斯在地缘战略上高度重视的对象。“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软木塞，阿塞拜疆控制着进入一个装着里海盆地和中亚的富饶资源的瓶子的通道。”（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2007：103）

对阿塞拜疆的影响和控制不仅关系到俄罗斯能否在里海资源争夺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还关系到俄罗斯能否在中亚地区提高影响力和控制力。

2003 年阿利耶夫担任阿塞拜疆总统之后，俄阿双边关系趋于好转，双方开始加紧发展传统的友好关系。（Игорь Мурадян 2009）近年来，阿塞拜疆虽然将同土耳其的关系上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以土耳其模式作为国家战略发展的方向，并将土耳其视为帮助自己加入北约的重要力量，但同时也清醒的认识到，对其自身而言，俄罗斯仍然是“优先的”和“有决定性意义的”力量。（孙壮志 2005：223）

正是因为同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俄罗斯才有能力单独在莫斯科组织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一系列谈判，它“创造了替代明斯克小组的另一种选择……抵消了国际社会的努力。”（塞缪尔·亨廷顿 2002：337）俄罗斯的这种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还将继续存在于南高加索地区，有鉴于此，俄罗斯的态度也就成了影响纳—卡问题和平解决进程的最重要的因素。

美国一直以来都在觊觎南高加索地区巨大的地缘政治利益和丰富的油气资源，但长期以来该地区都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美国一直无法涉足。苏联解体后，美国加紧了向南高加索进行渗透和扩张，企图使这一地区脱离俄罗斯，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由于美国地处海外，没有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等国的地缘优势，因此美国争夺南高加索这一重要战略地区、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主要手段是经济援助、军事合作以及积极参与热点问题并力求发挥主导作用。参与纳—卡问题的解决进程，是美国实现其在这一地区地缘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陆齐华 2001）

目前，阿亚两国都在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并在军事合作方面同美国保持紧密联系。在南高加索地区，阿塞拜疆被认为是最应得到美国地缘政治支持的国家，一方面可以对抗俄罗斯在亚美尼亚的军事力量，避免俄罗斯重新“垄断”南高加索地区，另一方面通过阿塞拜疆可以和以土耳其为首的穆斯林国家建立更广泛的合作。（Леонид Савин 2009）阿塞拜疆也希望通过吸纳美国的资本，加速经济发展以此巩固自身的独立性。

近年来，阿塞拜疆积极奉行全面与西方接近的政策，欢迎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参与地区资源开发和解决运输等经济问题，呼吁欧美国家介入南高加索地区事务，与俄罗斯“共同”发挥作用，其目的是牵制俄罗斯，争取外交上的主动权。（孙壮志 2005：233）与美阿关系不同，美国对亚美尼亚缺少地缘战略意义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同亚美尼亚一直保持着稳固的同盟关系。但随着近年来俄罗斯同阿塞拜疆关系的转暖，亚美尼亚对此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并开始试图利用同美国发展双边关系作为筹码与俄罗斯进行谈判，换取更大的地缘政治支持。

除此之外，美亚关系的特殊性还表现在亚美尼亚在美国拥有颇具影响力的“院外游说集团”。这一集团由居住在美国的亚美尼亚裔美国人组成，虽然人数不多，但这些人集中居住在加利福尼亚、马塞诸塞、纽约和新泽西四个在美国大选中有着重要影响的州，因而具有让政治家们不可忽视的选票力量。围绕着纳—卡问题，亚裔美国人依靠其严密有效的游说组织——“美国亚美尼亚人联合会”，直接对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进行游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显著成效，在美国对亚政策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朱全红 2002）

应当指出，美国积极介入南高加索地区事务，将可能打破南高加索地区的政治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纳—卡问题的解决。但是，美国在南高加索地区的行动也同时引起了俄罗斯的高度警觉，成为影响俄美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俄格冲突之后，美国在南高加索地区的活动将更为谨慎，避免同俄罗斯发生正面冲突。

3.2 地区性大国对纳—卡问题解决的影响

作为在南高加索地区，特别是纳—卡地区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地区力量，土耳其代表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始终如一的支持阿塞拜疆。正因如此，纳—卡地区冲突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即东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

在纳—卡地区冲突中，土耳其自始至终为阿塞拜疆提供财政和物质支援，并为其训练军队。土耳其的态度非常明确，即全力支持阿塞拜疆，主张解除纳—卡地区的武装，承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属于阿塞拜疆的事实，要求亚美尼亚无条件撤军。土耳其“一面倒”的态度不仅仅因为与阿塞拜疆同属穆斯林国家，还因为同亚美尼亚之间有着很深的难以释怀的历史宿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害怕亚美尼亚人叛乱，奥斯曼政府遂下令大量杀害亚美尼亚人，仅在1915—1917年间，死亡人数就多达150万。

纳—卡冲突爆发之后，由于土耳其对阿塞拜疆的支持和偏袒，土亚关系更为紧张，始终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亚美尼亚对土耳其的这种抵触情绪，也是导致纳—卡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的深层次原因之一。为此，多年来参与调解和解决纳—卡问题的各方势力也都力促土亚关系正常化，希望以此作为解决纳—卡问题的突破口。近年，土亚双边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

2009年10月10日，在美国的调解下，土耳其与亚美尼亚官员在瑞士苏黎世签署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并提交各自议会批准。如果这一协定得以实施，将标志着两国持续长达数百年的纷争告一段落，纳—卡问题的解决、以及南高加索地区的前途与稳定都将迎来“一道希望的曙光”。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土亚双方均有和解的政治意愿，但两国人民积怨颇深，特别是土耳其政府时至今日依然拒绝承认所谓“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事件”，两国关系能否真正实现完全正常化还是个未知数。

虽然同为穆斯林国家，但伊朗对纳—卡问题的态度同土耳其有很大的区别。由于民族构成问题，伊朗对阿塞拜疆一直怀有戒心。阿塞拜疆人口为834.7万人（2005年），其中阿塞拜疆人占90.6%，约756万人，而伊朗人口7004.9万人（2006年），其中阿塞拜疆人占25%，约1751万人。这一现实使得伊朗担心，如果阿塞拜疆成功地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将有可能挑起居住在伊朗的阿塞拜疆人的分离主义倾向。（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2007：

106-111) 因此, 在阿塞拜疆独立初期, 伊阿关系并不十分和睦, 而同亚美尼亚的关系则要好于同阿塞拜疆的关系。

也正是因为对阿塞拜疆的主权地位抱有矛盾的心态, 伊朗在纳—卡问题上更多的是倾向于亚美尼亚一方。

尽管如此, 由于实行实用主义外交战略, 加上在南高加索地区具有宗教、地理及跨界民族方面的优势, 伊朗在纳—卡问题上的态度不是像土耳其一样“一边倒”, 而是积极参与纳—卡问题的调节, 并力图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考虑到伊朗强烈的反美立场, 南高加索国家在发展同伊关系时态度都有所保留。(李抒音 2006)

总而言之, 纳—卡问题的解决仍将受到多方态度的左右, 错综复杂的国家关系将使谈判进程变得异常艰难。但不管怎样, 和平谈判仍将是这一问题得到解决的唯一途径, 武装冲突不仅无法在实质上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冲突问题, 也不符合各国的利益。

参考文献

- [1]Язькова А. 2007 Южный Кавказ и Россия: уравнение со многими неизвестными[J]. 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 №19-20.
- [2]Мурадян И. 2009-07-17 Общие проблем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Азербайджана[J]. <http://www.geopolitica.ru/>.
- [3]Савин Л. 2009-03-24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геостратегии России на Кавказе[J]. <http://www.geopolitica.ru/>.
- [4][美]塞缪尔·亨廷顿 2002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 [5][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2007 大棋局: 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6]孙壮志主编 2005 列国志—阿塞拜疆卷[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7]陆齐华 2001 美国地缘战略中的亚美尼亚[J],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第 5 期。
- [8]朱全红 2002 美国多元族裔关系对战后外交政策的影响[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5 期。
- [9]李抒音 2006 外高加索形势对俄罗斯安全环境影响分析[J],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第 3 期。

Affect the Nagorno-Karabakh Problem-Solving Factors Analysis

TENG Re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It is 16 years after the ceasefire of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but the regional situation is still complex and sensitive. The progress of the Peace talks between Armenia and Azerbaijan is always slowed down because of the profound historic reasons, the tense ethnic conflicts and lots of other limitati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urrent situation s of the Nagorno-Karabakh Problem,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peace talks.

Key words: Nagorno-Karabakh; regional conflicts; peaceful solution.

收稿日期: 2009-12-10

作者简介: 滕仁(1981-)男,黑龙江哈尔滨人,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罗斯问题。

[责任编辑: 薛恩奎]